

晚报《星期天夜光杯·上海闲话》栏的版面,专写沪上旧事,且用沪语成文,很有特色。因为不属规范的书面用语,看起来有点疙瘩,我便改看为读,速度虽慢些,乡音却带出了浓浓的乡情。那些消失已久的日子,如连环画在眼前展现,鲜活生动的场景历历在目……

从前我家住在溧阳路英式花园洋房,弄堂深深。贩夫走卒很少进弄来,几乎听不到喧嚣声。冬季天黑得早,学校放课晚了,小学生的我就害怕独自进弄堂。1956年家搬到四川北路,人来车往热闹许多。街上有1路有轨电车,两节绿皮车厢,顶上翘根长长的小辫,丁丁当当的喇叭响声甚是悦耳。三轮车、黄包车、脚踏车则川流不息。入夜,铺面店招的霓虹灯熠熠闪亮,小学生走夜路再不会吓势。

上海沿街的弄堂口,

天堂门前

赵全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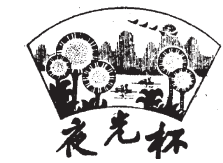
天堂门前悬着一块镌着“善人请进”四个大字的金匾,匾下人头攒动。天堂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每人必须先陈述生前事迹,再通过天使的审查,最后才能进入。近来上帝发现进天堂的人有些良莠不齐,今天特意亲自前来坐镇把关。

一个道貌岸然的人说:“我曾拒贿十万,并捐款五万给希望工程。这些事迹都上了悼词的。”上帝怒道:“你暗中的勾当瞒得过世人还瞒得过我吗?骆驼岂能穿过针眼?到你该去的地方去吧!”

“我毕生行善共xxx次,”一个模样古怪精灵的人捧上了厚厚的—摞账簿,“这是明细账目,并附有受惠人的签章确认书。”上帝看也不看,叹一声:“善欲人知,不是真善。唉,等你下辈子把善心修炼得纯真些再来吧。”

下一位是被两个天使扶持着的羸弱的白发老翁。他嗫嚅道:“恐怕我不算善人。我曾偷过面包和银餐具,抢过通烟囱小孩的银币,还企图让无辜者顶罪,最后因为自私差点误了养女珂赛特的终身幸福……”

上帝挽住他的胳膊诚挚地说:“您行的善事多得连天使都抱怨数不清了,自己却浑然不觉。这才是善的最高境界。天堂欢迎你啊,再阿让先生!”



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的跨年大展“敦煌:生灵的歌”已经降下帷幕。参观那天,让我惊讶和震撼的是——八个仿制的大石窟和巨幅壁画、长13.6米的涅槃卧佛塑像、十六件国家一级文物、二十多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还有那融合了“数字敦煌”和时尚元素的大气派场景……

了不起!一代代先人用一千多年时间,创造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七百多个石窟。了不得!几代“敦煌人”耗费了七十多年时间,把其中最精彩的十二个石窟再现在世人眼前。

在展馆D区,我看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常书鸿临摹的经典壁画《鹿王本生》。记得电视纪录片《大师》曾经介绍过他。常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法国著名美术学院,为研究和保护敦煌石窟,他毅然回国,并带着妻

大多都建有过街楼。楼下是通道,楼上为住家。弄口也不闲着,往往摆个小铺,狭长的一间,卖些香烟、肥皂、草纸之类,俗称烟纸店。店主大多住在弄内。我家弄口小店卖酒酿圆子,

店主是16号里一对老夫妻。两老人起早摸黑地磨糯米、搓圆子、下汤团,每碗一角钱,生意蛮好。大炼钢铁时,弄堂铁门被拆,小店打烊。早年的弄堂口还有一道风景,那是擦皮鞋的和织补玻璃丝袜的小摊位。他们占地不多,工具简单,赚点小钱。行人走在大马路上,皮鞋脏了、丝袜漏针了都有失面子。要想脚下“生光”,只要靠背椅上坐定,脚擦擦

鞋板顺带看街景,不过十来分钟即搞定,所费也只需角把钱。织补丝袜是细活,不能立等可取。补袜者多是中年妇人,穿得山青水绿,有的还一袋旗袍,一个小棚架,一枚银钩针,

天堂门前悬着一块镌着“善人请进”四个大字的金匾,匾下人头攒动。天堂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每人必须先陈述生前事迹,再通过天使的审查,最后才能进入。近来上帝发现进天堂的人有些良莠不齐,今天特意亲自前来坐镇把关。

一个道貌岸然的人说:“我曾拒贿十万,并捐款五万给希望工程。这些事迹都上了悼词的。”上帝怒道:“你暗中的勾当瞒得过世人还瞒得过我吗?骆驼岂能穿过针眼?到你该去的地方去吧!”

“我毕生行善共xxx次,”一个模样古怪精灵的人捧上了厚厚的—摞账簿,“这是明细账目,并附有受惠人的签章确认书。”上帝看也不看,叹一声:“善欲人知,不是真善。唉,等你下辈子把善心修炼得纯真些再来吧。”

下一位是被两个天使扶持着的羸弱的白发老翁。他嗫嚅道:“恐怕我不算善人。我曾偷过面包和银餐具,抢过通烟囱小孩的银币,还企图让无辜者顶罪,最后因为自私差点误了养女珂赛特的终身幸福……”

实施政策前置保护,标志城市文明进步和成熟,加上正负面清单形式,通过市民自治和社会监督,可以得到有效保护,把历史建筑保护纳入法律化管理和市民自治的双重保护之下。任何一栋历史建筑,都代表申城文化的无形价值。建议推广历史建筑保护正负面清单的做法,动员社会力量和管理服务,提高市民对历史建筑保护意识和追求,尽可能多地保留保护好沪上各种历史建筑,做得起子孙后代的事。

儿与团队来到了荒无人烟的千里戈壁。他们住的是陋室,喝的是带泥沙的水,经常食不果腹。常所长和他的学生们每天都弯腰爬进石窟,在幽暗的光线中一笔一画地描摹。有时要九十度仰视,时间久了还会恶心呕吐。妻子吃不了这苦,抛下儿女离他而去。为了守护莫高窟,常先生既要养育儿女,更要率领一群“莫高窟人”坚守大漠,含辛茹苦,默默奉献。这种“敦煌精神”感动了女学生李承仙,她与他结为夫妻,并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常老为敦煌勤勉工作50多年,90高龄在北京临终前,还留下遗嘱要妻子女继承遗志,并把他的骨灰留在莫高窟下的十几位早逝的同仁中间。如今,他的墓前石



壮乡三月三(速写) 夏贺新

文静地坐着小凳上做生活。初夏时,上街沿边还有卖珠桂花、白兰花的老太摆摊。脚边放只装满花朵的竹篮,上蒙块士林蓝布,老人眯着眼用细铅丝将花苞穿成串卖。后弄堂口也有做生意的地盘,那是皮匠摊。纳鞋子、打掌子、修皮鞋、描鞋鞋,有时还替男小囡补皮球。老皮匠师傅常被节俭的妈妈围着,也难怪,酒酿圆子可以不吃,鞋子不能不穿。

古人做买卖有“坐贾行商”一说,旧时沪上小贩亦如此。磨剪刀、修棕绷、配钥匙、收旧货的,终日穿街走巷挣口粗饭。他们靠叫声来招揽主顾,各人方音明显,叫声别具特色。磨刀人喊得短促:“削刀——磨剪刀!”修棕绷的糯软:“阿有坏个棕绷修哦——藤绷修哦……”配钥匙的不用开口,他自有法道:肩挑前后两只窄木箱,担前密密地穿着几十把钥匙,有铜的有铝的,一迈步,钥匙碰撞间便发出戚戚察察的响来,声响赛过广告。收旧货的叫声甜腻、拖长:“耶呼耶——卖——烂东西”。他们懂点心理学,肩挑两箩筐,一筐上摆张竹匾,排满白白甜甜的麦芽糖。

沪上当年的民俗风情细说不尽,白天,有爆炒米花摊头开箱时“嘣乓”的粗狂张扬,有“梔子花——白兰花”的绵软起伏;黑夜,有“火腿粽子、桂花——赤豆汤”的顿挫,有“檀香橄榄——卖橄榄”悠长……市井生活中活泼跳动的画页与声响,已渐行渐远。一街一景总关情,这笔丰厚非物质文化的遗产,深深烙在了我们这代人脑中。

为“正负面清单”叫好

王洪

最近徐汇区的衡复风貌保护区里七百余幢优秀历史建筑,陆续挂上正、负面清单。作为上海首批以立法形式认定和保护的十二个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之一,衡复风貌保护区引入《正负面清单》做法,为优秀历史建筑加上双重“保护锁”。

此举开创申城历史优秀建筑保护让市民看得见、可操作一个先例,让市民知道历史建筑里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绝对不能做。《正负面清单》全部制成牌子,悬挂在七百幢建筑外,标明电话、注意事项,让居民和路人一目了然,加上地区“网格化”的每天巡查,周末汇报,发现情况及时处置,让优秀历史建筑多了一项市民自主保护的责任和意识。

上海作为一个《万国建筑群》的现代化城市,众多的历史建筑,实施政策前置保护,标志城市文明进步和成熟,加上正负面清单形式,通过市民自治和社会监督,可以得到有效保护,把历史建筑保护纳入法律化管理和市民自治的双重保护之下。任何一栋历史建筑,都代表申城文化的无形价值。建议推广历史建筑保护正负面清单的做法,动员社会力量和管理服务,提高市民对历史建筑保护意识和追求,尽可能多地保留保护好沪上各种历史建筑,做得起子孙后代的事。

碑上镌刻着佛教领袖赵朴初的题字:“敦煌的守护神”。

去年,我在电视上看过沪剧《敦煌女儿》的几个片段,讲的是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樊锦诗从上海小女孩到敦煌学大学者的人生历程;由二度“梅花奖”获得者茅善月倾情演出。而今我坐在敦煌展的放映室里,观看樊院长的讲话录像,真是心有戚戚焉!原来从上世纪末开始,莫高窟的中外游客接待量年年创新高,院长忧心忡忡:“狭小的洞窟和脆弱的壁画不堪重负呀!”为了实现世界文化遗产的永久保护和永续利用的“敦煌梦”,她带领着一群守护人与先进国家的文物保护机构开展合作,向高科技求助,探究“数字

守护人

俞昌基

我的名字叫号贩子。顾名思义,我是靠医院专家“号”吃饭的。我老早倒火车票,现在改行了,生意不错。但是,这个称呼有点侮辱人,我们做的是正常买卖,一年四季,严寒酷暑,赶早摸黑,挣几个辛苦钱,凭啥这样看不起我?你能说马云是电商贩子吗?

报上说,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我的活动,也体现了这个原则。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的社会,有需求,有供应,就有市场。每天几十万人来沪看病的病人,都是我们的第一客户。他们千里迢迢从外地赶到上海来看毛病,但看不到好医生,我能帮他们一点忙,他们花一点小钱,看到大医生,对我感激不尽。这叫做双赢。因此,我的工作应当正名,叫“看病中介”比较确切。有位理论家说了几句公正话:市场经济需要“看病中介”。他写了一篇文章:《全社会都应该感谢号贩子》。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样的理论家才有真学问。我很赞成他的意见。

有人说我的活动是暴利,一张14元的号倒卖到300元。300元的号炒到4500元。这又是从表面上看问题,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物以稀为贵。人也是稀为贵。名医的号,在上海滩上是最紧缺商品之一。一家大医院,每天上榜的名医的号,不过200来个,需要找他们看病的,少则几千人,多则上万人。他们想挂名医的号,要半夜三更起来,人生地又不熟,排几天也挂不上一个号。我们在上海有门路,各大医院里都有自己人。我和医生、保安、挂号窗口工作人员之间有着一条龙服务的关系。我的工作要随机应变,有时是“单打”,有时是“双打”,有时还要施一点苦肉计。有一次,我找一位名医看病,看她慈眉善目,就跪下来请求加个号,她看我60多岁了,就给我加了个号,我走到门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外,赶紧把它卖3000元,发了一点小财。

我还要告诉各位,非但挂号有办法,假如你们要请名医开刀,我也有办法搞定。时间排到什么時候,手续费需要多少,都好商量。如果按医院的安排,你的手术,说不定要排到几个月之后,但病情拖不

号贩子自述

吴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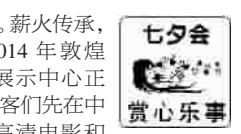
起啊!你交给我们运作,时间可以大大提前,不过要付一笔“中介费”。至于价钱,要根据手术的总价来定。但是,这是“周瑜打黄盖”,两厢情愿。通常的行情1万元安排专家手术号。即便如此,肯花三万元的人也有。

你向我打听:每月进账多少?这是一个商业秘密,不能全部公开。不过,可以稍微透露一点信息,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我一天倒三四个号,收入有上千元,生意做得顺手,一个月收入有三万多元。至于被炒高的挂号费,有多少能“转移支付”到医生头上,这话就不好说了。现在,想加盟我这个行当的

前段日子,丈人不适,送医院诊断为脑梗,住进了医院。妻子她们三姐妹,轮着照顾父亲。我每周去看老人家,眼见他左手左腿开始有点感觉,后来可以起床,一手拄着手杖,一手把着走廊栏杆颤巍巍往前走,再到接受康复治疗,心里踏实起来。

去的次数多了,感叹起病房里的人事。病房里8张床位的病人,都在60岁以上,都是手脚不便,犹如一部部老爷车,引擎出毛病,只能熄火了。耄耋之年的,子女陪着。我对其中三位六七十岁的,印象深点。先说甲,一位容易动情的男人。某日下午,妻子帮他打理发,准备走,一回头,望见男人眼睛已经红润,说你这样,叫我一路上难过的。男人就点点头,眼神满是温柔。他觉得内疚,想早日康复,在走廊上握住栏杆想多站立一会。乙呢,好像是一位领导,来探望他的人称啥“总”的。乙男人多话,却始终避开妻子埋怨他发病前酒喝得多、烟抽得多的话题。平静的时候,乙双眼望着天花板,好像仍在回味什么。他瞌睡时,妻子就把头靠在椅子上闭眼休息。而与我丈人临床的丙,银色板头,外形粗壮,无奈走路一侧一歪,靠妻子搀扶才能迈进一步。妻子怪他弟弟一直不来,一直她来照看。这时候,丙就低下银色板头,再也不开口。

除了甲与妻子温温和和的,乙和丙的妻子,其实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丈夫病床旁天天唠叨,却是一个他们活下去的支撑点。这病,不是感冒发热过几天就好的;有的已经半年,甚至十几年,进出医院几回都记不清了。甲乙丙的妻子认为,丈夫的病,跟不良嗜好有关,是不懂得节制,没管住嘴的结果,还把人拖累了。她们倒不是计较服侍有多累,病房里有专业阿姨为病人擦洗等。她们觉得心累,你做丈夫的还冀望有好话听?



病床上的甲乙丙,多情也好,精明也好,倔强也好,现在只能“洗耳恭听”,就这一天天过着委屈认输的日子。其实,大男人心底也痛苦。

丈人出院后,妻子她们三姐妹仍轮着去照顾。丈母娘早逝,三姐妹心中装着父亲,24小时在家陪护。近日我去探望丈人,正遇人家上门为他按摩。与妻子说起丈人这病日渐康复,都满面喜悦;说起丈人的病友,甲乙丙萎靡的神情即刻让我无语。

大有人在。有名地铁安检员每月工资2600元,他嫌收入过低,从网上找到我,赚点外快。他弄到一个号,我付80元。他得小头,我赚大头,大家得利。

现在,有的医院想出了实名挂号的办法来刁难我。这逼得我与时俱进。我请大学生帮忙,利用虚假身份信息抢下网上的号源,再用真实患者信息替换,实名制就成了虚有其表的“稻草人”。有的医院推出预约挂号手机软件,这反帮了我的忙,一个14元的专家号被转手卖到800元。至于付款嘛,我鼓励大家用微信支付,你们就是抓到我,也抓不到生意的真凭实据。

最近一段时间风声有点紧,北京、上海扬言要严厉打击我们。不过我也不担心,抓到就认倒霉。《刑法》对我们不管用。万一被抓,写一份“保证书”就好出来。按《治安管理条例》规定,罚款500元。这点钞票是毛毛雨。做两笔生意就赚回来了。当然,说句老实话,我最怕的是医疗体制改革,担心分级治疗看病,一旦到大医院看病的人少了,我只好吃西北风了。

病房里的男人们

龚伟明